

高尔基選集

第六卷·評傳



世界文化研究社印行

高爾基選集

第六卷·評傳

周天民 張彥夫
編 選

世界文化研究社印行



高爾基與列甯合影



托爾斯泰與高爾基



托爾斯泰與契訶夫



高爾基之筆與資本家

序言

蘇聯革命文豪瑪克西姆·高爾基，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在莫斯科逝世了！

他是全世界的，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的忠實英勇的朋友；是當代亦是後世的，千千萬萬的文藝工作者的導師！

他個人，度過六十八年鬥爭的生涯，他是與全世界的被壓迫的人民大眾，一同的忠實英勇的鬥爭了來的；他以他的偉大的精力，與光輝的藝術天才，創造了的文學事業，是當代亦是後世的，千千萬萬的文藝工作者所尊敬，所懾服，認為是最好的模範的！

他的死，對於被壓迫的人民大眾，尤其對於文藝工作者，是無比的絕大的損失！

現在，以悲切的心情來哀悼他；而想到——這死了的人，差幸他

的文學事業，還能永遠的留在人間；這兒，我們——幾個窮苦的年青人，一致爲大衆文化努力，不顧一切利害困難，毅然的把他的著作中之最主要的編印了這一部選集，爲了他的文學事業傳得更廣，更普遍，無疑的，這在大衆的讀者一定是非常歡迎的吧！

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天民寫于海上。

高爾基選集

第六卷 附錄・評傳以及其他目次

列寧論高爾基	V.O.K.S.	一
作家與政治家	盧那卡爾斯基	六
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	吉爾波丁	一三
高爾基所走過的路程	秋田雨雀	二四
高爾基底功績	Moissaye J. Olgin	三〇
高爾基評傳	Mirsky	四三
馬克西姆・高爾基	史鐵莎基	五一
馬克西姆・高爾基	盧那卡爾斯基	六七
論高爾基	布哈林	九三

論高爾基·····	羅曼羅蘭·····	九七
論高爾基·····	綏拉非摩維支·····	一〇三
論高爾基·····	倭羅夫斯奇·····	一〇七
高爾基紀念·····	V.O.K.S.·····	一三二
高爾基的四十年創作生活·····	魯迅等·····	一四八
高爾基訪問記·····	H. Barbusse·····	一五三
懷想文壇巨人高爾基·····	昇曙夢·····	一六七
高爾基斷片·····	胡風·····	一七五
高爾基之死·····	秋田雨雀·····	一八一
悼高爾基·····	羅曼羅蘭·····	一八七
悼高爾基·····	拉狄克·····	一九〇
紀念偉大的勞苦羣衆的文藝家高爾基·····		一九九

列寧論高爾基

從他的文學生活的最初的日子起，高爾基就和革命運動緊緊地聯繫着。他和牠聯繫着，並不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的一個旁觀者，而是作為一個積極的參加者。他常常寫革命的小冊子，並寄稿於布爾塞維克的新聞紙普羅列塔利和真理報。他並且在經濟上幫助黨；他的戲曲夜店的版稅的四分之三捐做了黨的基金；他爲了替布爾塞維克黨募捐特地跑到美國去了一趟。

單是這情形已足夠引起列寧對於高爾基的深切的注意了。一九〇二年，列寧在一封給他的母親的信裏這樣地寫着：『我得到了高爾基的作品，帶着很大的興趣把牠讀完了，我自己讀完了，又拿給旁的人去讀。』他竭力慫恿高爾基去投稿於布爾塞維克的報紙。他認爲就是高爾基的『幾行字』也可以充作很好的宣傳。一九一二年，他寫信給高爾基說：『今天我接到真理報第一百八十七期和一九一三年的定單。這報很難維持：自從去年夏天銷路減少以後，牠現在發展得非常之慢，而且還是虧本不少。我們已經暫時地停止了兩位特約撰稿者的稿費，而這使得我們的情形更加困難了。我們打算在工人中間來一個徵求定戶的廣大的運動』

，以便加強和擴充這個報紙，要不然的話，於國會一開始召集，就要沒有紙面登載論文了。我希望你也參加這個運動，以便幫助這個報紙『立定腳跟』。用甚麼形式呢？假使你能夠臨時寫一點甚麼適當的東西的話，那末來一個廣告就是很好的宣傳，假使不能夠的話，也請你允許在最近的將來，姑且假定在一九一三年，一定寫點東西寄來。最後，只要你寫幾句話給工人們，說明積極地幫工人們的報紙（定閱，推銷，募捐）的重要，也就是很妙的宣傳了。』

列寧並推崇高爾基爲最偉大的藝術家。他是說過很多這樣的話的。在他的『從遠方的書信』中，列寧就這樣地寫着：『這是無疑的，高爾基賦有偉大的藝術的才能，他對於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運動是有過而且將有很大的用處的。』而在更早，在一九一〇年，列寧就說過，『高爾基無疑地是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大的代表者，他替他盡過很多的力而將來還會盡着更多的力的』，他繼續着說，『這是無可爭辯的，高爾基是無產階級藝術界的權威者。』

但是，如前面所說，列寧之推崇高爾基，並不祇是把他當作一個小說大家，當作一個重要的無產階級的作者。高爾基對於列寧也是一個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武裝的同志。雖然尊重着他的武器——文學——但是列寧對於這位是同盟者同時也是友人的作家的各種文學的政治行動看得再嚴重也沒有了，他熱烈地警戒他不要誤入迷途。

在一九〇八——一九一〇年這個期間列寧所陸續寫給高爾基的信，是至今還保留着在的，在這些信中，列寧用他的素常的熱情攻擊着那彌漫於當時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某一部分中

間的哲學的傾向，即所謂『建神』論這種『建神』論的主要的特色就是牠的信奉者想要『建立』一種神格，把人類提高到神格的水準。在他的一封信中，答辯着高爾基的那篇叫做再論卡拉馬佐夫主義的論文，列寧這樣地寫着：『你之所以反對「求神」，原來祇是想用「建神」去替代牠。你竟達到了這樣的結論，這不是很可怕嗎？「求神」和「建神」或「創神」或「造神」等等不同，正如黃色的魔鬼和藍色的魔鬼不同一樣。談「求神」不是爲了反對一切種類的沙皇和神，反對對於死的觀念的任何種類的玩弄（任何種類的玩弄——任何種類的玩弄，即使牠是最純潔的，最理想的，不是求來的而是人造出來的神，——那也沒有甚麼兩樣），而是爲了喜歡藍色的魔鬼有過於黃色的魔鬼——那就比索性不談還要壞一百倍。』他是這樣地結束着他的這封信的：『你爲甚麼要這樣做呢？這太可惜了。』

列寧的信很顯然地在改變高爾基的態度上是有很大的影響的。無論如何，當他在一九一六年把他的這篇論文再版的時候，他刪掉了列寧所反對的那末尾的一段。

但是，就在這封在政治上非常嚴厲的信裏面，列寧也沒有忘記表示他對於高爾基的健康素常的關心：『你真要好好地醫治一下，這樣你纔能夠在冬天旅行，不致受着風寒（在冬天這是很危險的）。』

就在第二天寫的一封信中。便有這麼極有特色的一段話，那極其可驚地表明了列寧對於高爾基的親切的關心：『我是這樣地冒火，請你別生氣吧。也許我沒有很好地了解你？也許

你說「現在還不是時候」這話是故意開玩笑的？也許你所說的關於「建神」的話也並不是那麼認真地說的？」

當時資產階級的報紙散布着高爾基被黨開除的謠言的時候，列寧便在普羅列塔里報上發表一封信，他這樣說：「這謠言的用意所在是很明白的。資產階級的各黨各派祇願高爾基脫離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的報紙竭力鼓吹社會民主黨內的分裂，並且把牠扭成異形怪狀。資產階級的報紙是徒勞無功的。高爾基同志是這麼緊緊地用他的偉大的藝術作品和俄國的以及全世界的勞動運動聯結起來了，他對於資產階級的報紙，除了用輕蔑回答以外，就再無別法了。」

列寧常常把高爾基看做勞動階級的解放運動中的一個最前進的戰士。列寧常常使高爾基的戰鬪的態度堅定起來。在一封給他的信裏，列寧就這樣地寫着：我的親愛的А.М.！我從邁克爾的話中知道你現在很苦悶。你突然從這樣的角度，用這樣的態度和這樣的形式去看勞動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這是常常在俄國和西歐的歷史中使得信仰很少的知識分子對勞動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失望的。我相信你不會這樣。我和邁克爾談過話之後，我真要給你緊固的握手了。以你的藝術家的天才。你對於俄國的，而且不祇是俄國的，勞動階級有過這麼多的用處，而且你在將來也還有這麼多的用處，你是無論如何不能讓你自己爲這由國外鬭爭中的插曲所引起的失望的心情而委頓的。」

列寧不但留心地注意着高爾基的政治的和文學的活動，而且也常常關心着他的健康，他的心緒，他在他們相識的整個的時期內無時無刻不關心他。差不多在列寧寫給高爾基的所有信中，都這樣關切地問及了高爾基的健康，他的生活狀態，等等。『你來信說你病了，我真是不安得很，住在加勃利，不去找醫生看，你這不是有點糊塗嗎？你真得在瑞士找個頂好的醫生看看（我可把名字和住址開給你），或是到德國去，好好地在療養院住他兩個月。自然，要耗費公共的財產、就是說，要害病，要減低一個人的工作能力，是太討厭了呀。』『當我讀了你的信後的附白：『我的手在冷得發抖』的時候——我憤慨極了。加勃利的屋子完全朽爛了。多可羞呀……你應該提出抗議。』

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後，當列寧正忙於工作的時候，他也還是抽暇寫這樣短短的信給高爾基：『你在咯血，而你還是不肯走開……這自然是不正當而且不公平的。在歐洲，在一個很好的療養院裏，你既能夠醫治你的病，又能夠做三倍的工作。你真要離開這裏，去好好地醫治才行。不要執拗呀，我懇求你。』

就這樣在他和高爾基的多年的友誼的整個的過程中，列寧無時無刻不以朋友的和同志的態度給他種種的忠告和批評，尊重他而且保護他，把他當作戰鬪的勝利的無產階級的最偉大的藝術家看待。

（選自高爾基創作四十年紀念論文集。周揚譯。）

作家與政治家

我們馬克斯主義者知道一切作家都是政治家，我們知道藝術是意識形態的強有力的方式，這種意識形態反映某一階級的實質，同時，這是替階級服務去組織自己，組織附屬階級或者工要附屬於牠的別些階級的一個工具，而且這又是瓦解敵人的一個工具。我們馬克斯主義者，知道有些作家甚至在他們的作品之中初初一看，找不出絲毫的政治，但是在實際上還是政治家。有時候，連他們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知道應該用那種瑣碎的各式各樣的無聊和可笑的东西去給一般人消遣，這正是爲的要使他們離開嚴重的政治，離開生活裏所發生的嚴重問題。

消遣的藝術，散心的藝術，永久是一種強有力的政治上的工具，這個工具是爲着在『快樂的』節日去安慰那些連麵包都很不夠的羣衆，或者。我們拿別一種否認一切政治的政治家——作家罷，譬如說浪漫派，浪漫派真實的深信他們輕視現實，輕視爲着改變現實的鬭爭。其實在這個現象的深處，有着一種議論，這就是著名的寓言詩裏關於葡萄的議論：因爲他反正得不到葡萄，所以就說葡萄是酸的。普列哈諾夫說過的——浪漫派知道自己已是積極不得的